

列寧主義與我國唯物哲學



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讀物

M·T·岳夫邱克著

彭菊人譯

作家出版社
發行

B512/118

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讀物

列寧主義與我國唯物哲學

作家書屋刊行

М. Т. ИОВЧУК

Ленинизм и русская мат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52

列寧主義與俄國唯物哲學

著者	М·Т·岳夫邱克
譯者	彭菊人
出版者	作樂書局 上海(9)延安中路600號
經售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印刷者	新光明記印刷所 上海康定路162號

字數 121 千字 類別:哲學 1954 年 11 月 第 一 版
開本 762/1067 $\frac{1}{2}$ 印張 3 $\frac{1}{2}$ 1954 年 11 月 第一次印刷
定價 5,500 元 印數 1—9,050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二三號

譯序

本書譯自一九五二年蘇聯出版的「俄羅斯哲學史摘要」(“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原書爲一部哲學論文集，其主要部份係論述俄國的唯物主義古典哲學家如羅蒙諾索夫、拉吉舍夫、赫爾岑、柏林斯基、契爾尼雪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等人的社會政治思想和哲學觀點，以及傑出的俄國自然科學家如門德雷也夫、謝契諾夫、巴甫洛夫、季米良捷夫等人的唯物主義的宇宙觀，對於各人的哲學思想均作專章的研討。本書選譯該論文集的第一篇與最後一篇，均爲М·Т·岳夫邱克所作。這二篇係論述俄國唯物哲學發展的歷史，闡明俄國唯物哲學是怎樣在自己的政治經濟的氣候與土壤中發生，並於二十世紀初年發展成爲革命的列寧主義。在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俄羅斯貴族地主階級曾企圖利用歐洲的反動唯心論哲學來支配沙皇俄國的思想界，以便爲反動的俄國農奴制度服務。在貴族地主階級的思想家們看來，俄國的哲學只不過是西歐某種哲學思想的繼承，其本身沒有獨立的創造性，因而阿諛諂媚地崇拜於西歐的反動唯心哲學之前。當時俄國先進的和民主主義的思想家們，堅決地與這種背祖忘宗的世界主義思想鬥爭，奠定了俄羅斯的唯物論哲學的傳統。而在十九世紀末葉與二十世紀初年，列寧與斯大林在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學說的基礎上，復活了曾一度被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所埋沒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內容，並根據帝國主義時代與無產階級革命的新的歷史條件，進一步發展了科學的社會主義革命理

論。因而，俄羅斯成爲列寧主義的祖國，而列寧主義則是馬克思主義的繼續與發展，形成爲國際工人革命運動的思想體系。

沒有列寧——斯大林的革命科學理論，則不能在十月革命前夜粉碎當時沙皇俄國的孟什維克與機會主義者，不能在十月革命勝利後揭發並清除潛伏在黨內的各種資產階級奸細與投機份子，並順利進行社會主義的建設，也不能在偉大衛國戰爭時期戰勝希特勒德國和帝國主義日本。同時，在全世界的範圍內，假如沒有列寧主義在蘇聯的勝利，則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有意曲解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企圖，將不會這樣迅速而澈底地在各國工人階級隊伍中被暴露和揭穿。列寧主義的真理，將隨着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日益繁榮和強大，將隨着工人階級解放事業日益在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與附屬國獲得勝利，而愈益顯得光芒萬丈。因而，我們認爲，作爲研討與闡明列寧主義的本書，對於我們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革命理論，是一本有益的參考書。

作次書屋編委會（一九五四年十月）

目 錄

譯 序.....一

論俄國哲學之歷史的特點及其發展的基本階段.....五

列寧主義與俄國唯物論哲學.....六九

論俄國哲學之歷史的特點及其發展的基

本階段

俄國哲學史是一門比較年青的科學。如果說，俄國哲學思想與社會學思想業已存在和發展有數百年之久了，那末關於俄國哲學思想與社會學思想的科學研究問題，則祇是由赫爾岑與契爾尼雪甫斯基於十九世紀中葉才提出的。而且祇是以列寧爲首的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於十九世紀末葉——二十世紀初年，才第一次給了這個問題以科學的回答，才奠定了俄國哲學思想與社會學思想科學史的基礎。列寧與斯大林會把俄國哲學史，認作是唯物論宇宙觀在反對哲學中跟反動的社會政治流派具有密切聯系的唯心論的鬥爭中發生與發展的歷史。

在沙皇俄國很久一個時期，許多社會思想史家們與文藝史家們，以及統治階級的、地主與資本家的思想家們，都會否認關於俄國哲學的這一問題提法本身的合理性。在革命前的俄國，從外國、特別是從德國反革命份子剽竊來的關於俄國文化無獨立性、關於俄國哲學思想與社會學思想完全依外國影響爲轉移的「理論」，曾在貴族與資產階級集團中廣泛流行。俄國哲學與俄國社會學思想的反動「歷史學家們」，會熱心地宣傳這種假科學的世界主義理論。俄國哲學史的這種世界主義的捏造，在那嘲笑俄國人民哲學思想的「路標派」與白黨亡命之徒的反動唯心論者雅考溫柯

的著作中及在士別特和拉得洛夫的「俄國哲學史」教程中，曾有最典型的表現。

雅考溫柯、士別特、拉得洛夫及反動陣營中的其他「歷史學家們」，曾否認獨立的俄國哲學思想本身的可能性，而宣傳了德國起源論的騙人的臆說，彷彿俄國哲學思想與整個俄國文化，祇是外國的、首先是德國的、其次是英、法的影響的成果。在俄國，就這樣對祖國的哲學思想採取了蔑視的態度，而對西歐封建的與資產階級的哲學和文化，則卑躬屈膝、諂媚崇拜。

企圖引起俄國人民、首先是俄國知識分子的「自卑心」和對西方的「依賴性」的意識的美國與西歐反動集團，對俄國文化與俄國社會思想所加的這種蠻橫無比的誹謗，已在俄國反動統治階級中間生下了根。

對俄國哲學思想的蔑視態度，在國外和大部分科學工作人員中間，曾廣泛流行。因為俄國長期在技術——經濟方面是個落後的國家，許多西歐的科學家會有意地造成一種印象：在這樣落後的國家裏，不會有、也不能夠有先進的哲學思想。沙皇專制政體曾在俄國先進科學和哲學思想同西歐先進科學和哲學思想之間設置了一道藩籬：沙皇專制政體的這種反動政策促進了上述見解的傳播。俄國所完成的自然科學上的偉大發見，俄國思想家的進步哲學思想，很難於傳播到西方，且往往就根本不能夠傳播到西方。而且，即使它們傳到了西方，那末也往往因被書刊檢查機關所曲解而損害成殘缺不全的形式。

在西歐哲學思想中，曾長期為黑格爾的哲學史公式所統治，依據黑格爾的公式，哲學已在德國達到其最高繁榮，在其他任何國家已不能再向前發展。正統的黑格爾學者尤其不願承認：哲學

在斯拉夫民族也會有所發展，德國的唯心論者並不掩飾對斯拉夫民族的蔑視態度。

還不應該忘記這種情況，即：西歐的唯心論者，特別是黑格爾，其看待唯物論，如同看待繼母一樣。因為十八—十九世紀先進的俄國哲學思想，主要是以唯物論的精神發展起來的，於是，唯心論者便採取了不信任與敵視態度，而在西歐的出版物中，便對俄國的唯物論的哲學思想的存在與發展，乾脆緘默不言了。

統治了西歐、美國和沙皇俄國的反動貴族集團及與其相連結的反革命資產階級集團，是憎恨日益高漲的革命運動，憎恨那成為革命思想體系的唯物論的，他們曾排斥俄國革命的唯物論的思想家們的哲學，曾想盡方法加以卑視，力圖不讓唯物論哲學思想在俄國傳播。

由於這些原因，對俄國哲學思想與社會政治思想的傲慢而蔑視的態度，便在國外及俄國統治階級中間根深蒂固起來。俄國哲學史便不應有地被人所忘懷，被那些在西歐封建貴族與資本主義文明面前卑躬屈膝的沙皇俄國的哲學家、歷史學家與文學家們，放到了最末位。

在我們蘇維埃時代，孟什維主義唯心論者及其他反愛國主義集團陣營中的背祖忘宗的世界主義者們，曾企圖在俄國哲學史上恢復與培植反愛國主義的世界主義觀點。他們對西方的一切都諂媚崇拜，掙扎着一定要為俄國的一切科學發見，要為俄國文學的一切卓越作品，要為俄國的一切哲學體系，去尋找某種西歐的樣本，——同列寧主義背道而馳的、敵視蘇聯人民的民族虛無主義，曲解歷史真理、侮辱我國人民民族尊嚴、貶低其精神與創造力量的媚外奴性與資產階級世界主義，已在所有這些把俄國文學與哲學思想置於西歐高躋之上的種種企圖中表現出來。

當時，希臘哲學、羅馬哲學、英國哲學、法國哲學、德國哲學，——總之，差不多所有過去各民族的哲學，在許多著作中都會有所發揮，而俄國哲學，特別是十九—二十世紀的俄國唯物論哲學，在革命前俄國的官方科學中（西歐各國更不待說），竟被忘掉了；俄國思想家的宇宙觀及其哲學、社會學、倫理學、美學、自然哲學的觀點，在書籍（在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著作以前）、哲學雜誌及大學課程等中，並不會得到有系統的與全面的發揮。向外國屈膝諂媚的俄國剝削階級及爲其服務的知識分子，在這種有意卑視俄國哲學思想的作用與意義上是有罪惡的。

國外知識界，除少數的例外，並不知道羅蒙諾索夫、拉吉舍夫、赫爾岑、柏林斯基、契爾尼雪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的哲學。在西歐和美國，直到如今，仍流行着一種不正確的見解，認爲似乎在哲學方面，俄國始終祇是個小學生，而從不會創造過自己獨立的哲學。

然而，俄羅斯人民早在自己歷史的前一階段即已創造了自己豐富的、獨特的與自成一格的文化，而自十八世紀以來，可以毫不誇大、毫不吹噓地，有權在全人類面前，以俄國的唯物論哲學與民主主義社會政治思想的淵博與深奧而自豪。

偉大的俄國思想家們會英勇地爲俄國科學與俄國哲學的榮譽和尊嚴，爲俄國人民文化的榮譽和尊嚴，而從事鬥爭。他們會痛斥了所有對外國卑躬屈膝、對西歐統治階級奴顏婢膝的俄國反動份子，認爲是俄國人民及其文化的敵人，這些反動份子侮辱了俄國人民愛國主義的尊嚴，而向俄國人民散佈了關於俄國及俄國文化在精神上依賴西方的奴性「理論」。

卓越的俄國文化活動家們，會同那說俄國人民不能夠創造自己的民族文化與獨立哲學的誹謗

性的造謠中傷的奇談，進行了鬥爭。先進的俄國思想家們曾維護了俄國民族文化的榮譽，證明了俄國理論思想的獨立性。羅蒙諾索夫即會極端反對把他稱作俄國的亞里士多德，俄國的笛卡爾或俄國的牛頓。他曾公正地認為，這樣就是卑視俄國名字、俄國文化與俄國人民的榮譽。他說道：『假如你們把他們的名字授予我，那你們要曉得，你們便是奴才；而我的榮譽，也將同你們的榮譽一起降低了。』

『俄國人民的榮譽，——羅蒙諾索夫寫道，——要求在科學中顯示出他的才能與機敏，要求我們的祖國，不僅在作戰的勇敢上及其他重要事情上，並且在高度知識的論斷上，都能夠利用自己的子孫。』羅蒙諾索夫會熱誠地相信俄國人民的創造能力與天才。他曾經預言地預見到：

俄國的土地能夠產生出

自己的柏拉圖們

及智慧聰敏的牛頓們。

在前世紀的四十年代，柏林斯基曾屢次出而反對所謂人道主義的世界主義，亦即反對反動的地主資產階級陣營中那些想把俄國文化溶解於西歐資產階級文明的俄國社會思想家、文學家與科學家的代表們。地主資產階級的世界主義者，曾想盡方法辱罵俄國的一切，同時還斷言，甚至「俄羅斯」一詞便是落後性的別名。

柏林斯基在揭穿這些「人類中來路不明的流浪兒」時，正與他們相反，他斷言，『俄國的歷史，對於小說家與劇作家來說，乃是無窮無盡的源泉；而許多人却作相反的想法，這也正是因為

他們不瞭解俄國生活，而要用德國的尺度來衡量它。」

在前世紀的三十一五十年代，卡特科夫、達維道夫、舍維列夫及俄國貴族地主階級的其他思想家們，曾企圖把德國唯心論哲學的反動思想移植於俄國的土壤，而使其爲俄國農奴制度的反動派服務。他們宣傳沙文主義，培養對其他民族的憎恨，企圖「在理論上論證」在俄國沙皇的王笏下來建立斯拉夫——拜贊庭帝國。自然，德國唯心論在俄國的這些後裔，是不能在俄國哲學與社會學的發展中，在世界社會思想的發展中，加入絲毫新的東西的。

當時，在一八五五——一八五六年，契爾尼雪甫斯基發表了他的「果戈理時代俄國文學概論」。在這本書中契爾尼雪甫斯基指出，俄國的哲學思想不是循着西歐與俄國的反動份子所強迫它接受的黑格爾道路進行的。

契爾尼雪甫斯基是完全正確的，當時他論及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俄國哲學思想與社會思想時會寫道：「……概念與人的統一，在我們祇是受外部影響而鞏固起來，並不是由外部影響而產生的。當時領導我國思想運動的活動家們，當然，曾由於所有歐洲現代思想家與他們的不謀而合，證實了他們的觀念的正確性而受到鼓勵，但是這些人在自己的概念上，並不依任何不相干的權威爲轉移……這種在概念上消滅了先前的散漫性的進步，在我國已完成了獨立的型式……自從我國思想運動的代表們獨立地批判了黑格爾體系的時候起，我國的思想運動已不隸屬於任何的外國權威了。」契爾尼雪甫斯基所指的是赫爾岑與柏林斯基。關於契爾尼雪甫斯基自己及其戰友杜勃羅

留波夫，也很可以這樣說的。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作家們，在哲學史上第一次評定了俄國哲學的優點，給了它以科學的評價。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曾屢次強調指出俄國哲學思想與社會政治思想之獨立性質及其巨大的理論意義與政治意義。

帕布里茲曾斷言過「俄國人是對社會問題愚昧無知的人」，恩格斯在其致帕布里茲的信中寫道：

『我覺得，你對貴國同胞是不公正的。我們兩人，馬克思和我，是不能對他們有所怨言的。

如果說，有些學派的特點是革命的熱情多於科學的研究，如果說，過去和現在有着各種不同的動搖，那末，另一方面，亦便有純理論的批評思想與忘我追求，以及不愧為誕生杜勃羅留波夫與契爾尼雪甫斯基的民族。我所說的，不祇是關於積極革命的社會主義者，而且還有關於俄國文學中的歷史與批評學派，這個學派的價值，無限地高過於所有德、法官方歷史科學所創造的。』

毫無疑義，恩格斯這裏所指的是柏林斯基、赫爾岑、契爾尼雪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

列寧對於赫爾岑、柏林斯基、契爾尼雪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普列漢諾夫，以及他們在先進的俄國文化發展中的意義，曾有過高度的評價。列寧在其「論戰鬥唯物論的意義」一文中，曾強調指出，在俄國，深幸具有嚴正的唯物論傳統，並且列寧曾把契爾尼雪甫斯基與普列漢諾夫喚作這種傳統的體現者。列寧曾屢次談到，俄國的革命思想在俄國的解放運動中起了巨大作用。列寧對俄國啓蒙學者們的遺產所給的評價，在「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一書中對契爾尼雪甫斯基的

唯物論的評述，在「紀念赫爾岑」一文中對赫爾岑的辯證法的高度評價，乃是大家很曉得的。

斯大林同志曾指出，柏林斯基與契爾尼雪甫斯基，乃是俄羅斯民族傑出的活動家，指為俄國革命思想家應用辯證法的光輝範例。

關於俄國哲學史是否存在的問題，關於俄國哲學思想的獨立性及其在世界文化發展中的作用問題，曾長時期成為思想上政治上殘酷的階級鬥爭的對象。列寧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後的殘酷的反動條件下，曾出而反對出版「路標」集的自由思想家與立憲民主黨的思想家們。列寧揭穿了「路標派」這些反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代表們侮辱與沾污俄國革命民主偉大思想遺產的企圖。列寧曾指出，柏林斯基、赫爾岑、契爾尼雪甫斯基的思想遺產，反映了勞動大眾的情緒及他們的期望與志趣，並強調指出，資產階級反革命是不能葬送這種民主主義的遺產的。列寧曾為維護俄國革命的民主思想的遺產而進行了反對民粹派、「合法的馬克思主義者」、孟什維克及其他馬克思主義敵人的鬥爭。

二

俄國哲學史的對象，乃是唯物論的宇宙觀在俄國發生與發展的歷史，乃是在其中反映了階級鬥爭的唯物論與唯心論鬥爭的歷史。

俄國哲學史本身不僅包括俄國思想家自己的哲學觀點，並且還同樣包括他們對社會發展及其法則的見解，亦即他們的社會學上的見解，以及他們的倫理學上與美學上的觀點。

如果就俄國哲學的基本的、進步的、唯物的方面來說，則實際應用於生活中的意向，尋求自

然與社會變革的途徑的意向，始終是俄國哲學的特點之一。羅蒙諾索夫也好，拉吉舍夫也好，赫爾岑也好，柏林斯基也好，契爾尼雪甫斯基也好，杜勃羅留波夫也好，以及俄國自然科學中像門德雷也夫與季米良捷夫、謝契諾夫與巴甫洛夫這些傑出的唯物論代表們也好，都會對於哲學唯物論者要去抽象地、模糊地論斷一般存在原則的企圖，採取否定態度。

俄國傑出的唯物論的思想家們始終力圖適合於實際應用到生活的範圍裏去：應用到社會學、自然科學、文藝批評、美學、倫理學裏去，來發展自己理論的、哲學的原則。

俄國哲學史的使命，就是要研究俄國的思想家會在階級鬥爭的相應的歷史條件下，是怎樣來解決從俄國與西歐的歷史發展需要所產生的種種最重的哲學問題與社會學問題的，唯物論的宇宙觀在俄國是怎樣在反唯心論的鬥爭中產出的，這種宇宙觀的基礎是怎樣建立起來、形成起來的。

激發俄國哲學思想的主要代表、激發十八、十九世紀俄國哲學唯物論者的極重要問題是什麼呢？

首先是哲學的基本問題，是關於宇宙、自然是否係由神所創造，或者它是永恆存在的問題；關於意識起源、關於自然與社會的可認識性的問題；關於自然、社會及人的思維的發展法則的問題；關於社會發展動力，特別是關於人民大眾及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的問題；關於藝術發展的基​​本原則及其在社會歷史過程中的地位的問題；關於科學研究方法，關於思維法則的問題；關於祖國命運，關於尋求人民解放道路的問題。俄國的唯物論者曾根據深刻的愛國主義立場，解決了所

有這些問題，同時進行了反對貴族資產階級世界主義思想、反對崇拜西方的鬥爭。

關於俄羅斯的命運，關於俄羅斯人民的現在與將來的問題，照例已成為先進的俄國思想家們的哲學研究的中心。進步的俄國思想家都是關懷人民大眾的利益，關懷祖國的利益的。

先進的、進步的俄國思想家，從羅蒙諾索夫起，從來沒有民族局限性的缺點，他們沒有哲學上的自給自足的原則，他們並不期望用萬里長城把俄國的理論思想與所有其餘人類隔開。他們會公正地認為，俄羅斯人民現在及將來在歷史上起有巨大作用。他們認為，祖國發展的最好途徑，就是要在俄國建立一種物質的與精神的文化，這種文化能夠很光彩地在其他民族的文化中間居光榮地位，能夠作為其他國家的範例。

在數世紀的漫長期間，關於俄羅斯的命運，關於俄羅斯人民的歷史未來，關於封建農奴制的落後性的消滅，始終引起俄國思想家的關心。然而這種情況却絕不會使俄國唯物論的思想趨於民族的局限性與自滿。先進的俄國思想家，特別是革命的思想家，從來沒有過沙文主義者；他們都是俄羅斯民族的愛國者（就這個字的最好意義來說），他們都善於把對本民族的熱愛同對其他民族的傳統與文化成就結合起來。

俄國哲學史在最近兩世紀的漫長期間，充滿了兩種敵對的哲學趨向的鬥爭——唯物論與唯心論的鬥爭。唯物論者羅蒙諾索夫反對經院哲學，反對教士們的蒙昧主義，反對自然科學中的唯心論與公開神學派別的鬥爭；拉吉舍夫維護唯物論，反對占星術與神祕主義，特別是反對馬松派（Mason）神祕教義（十八世紀流行歐洲的一種宗教政治運動）的鬥爭；十二月黨唯物論者反對俄